温疫方論

下巻

ヤ 9
1099
2

WA
1099
2

雜氣論
論氣盛衰
論氣所傷不同
蚘厥
呃逆
似表非表似裏非裏
論食 論飲
損復

91-1886

標本
行邪伏邪之別
應下諸證
應補諸證
論陰證世間罕有
論陽證似陰
舍病治藥
舍病治弊
論輕疫誤治每成痼疾
肢體浮腫
服寒劑反熱
知一
四損不可正治
勞復　食復　自復
感冒兼疫
瘧疫兼證
温瘧
疫痢兼證

婦人時疫
雜氣時疫
小兒時疫
主客交
統論疫有九傳治法
正名
傷寒例正誤
諸家溫疫正誤

溫疫方論下卷

延陵吳有性又可甫著—橋李石—楷臨祁—仝校—
武原徐辰臣澹菴

雜氣論 論六氣外有雜氣也千金外臺亟謂天行病是也

日月星辰。天之有象可睹。水火土石。地之有形可求。昆虫草木。動植之物可見。寒熱温凉。四時之氣往來可覺。至于山嵐瘴氣。嶺南毒霧（霧露之氣）。咸得地之濁氣。猶或可察。而惟天地之雜氣。種種不一。亦猶天之有日月星辰。地之有水火土石。氣交之中。有昆虫草木之不

辰謂大星也。又云日月交會之地謂辰
嶺南負寒向暖本朝如高陽後山向暖改氣蒸為瘴有瘴毋者口烟之疑人若蒙此氣必死

雄黄　砒黄信者砒霜石也出于信州故謂信

發頤發于顴骨之傍痺丸者脚気也

一也草木有野葛巴豆星辰有羅計熒惑昆虫有毒蛇猛獸土石有雄硫硇信萬物各有善惡不等是知雜氣之毒亦有優劣也然氣無所可求無象可見況無聲復無臭何能得睹得聞人惡得而知氣又惡得而知其氣之不一也是氣也其來無時其着無方衆人有觸之者各隨其氣而爲諸病焉其爲病也或時衆人發頤或時衆人頭面浮腫俗名爲大頭温是也或時衆人咽痛或時音啞俗名爲蝦蟆温是也或時衆人瘧痢或爲痺氣或爲痘瘡或爲瘂疹或爲瘡疥

疔瘡或時衆人目赤腫痛或時衆人嘔血暴下俗名爲瓜瓤温探頭温是也或時衆人癭瘦俗名爲疣贅温是也或時衆人病種種難以枚舉大約病偏於一方延門合戸衆人相同者皆時行之氣即雜氣爲病也爲病種種是知氣之不一也蓋當其時適有某氣專入某臟腑某經絡專發爲某病故衆人之病相同是知氣之不一非關臟腑經絡或爲之證也夫病不可以年歲四時爲拘蓋非五運六氣所即定者是知氣之所至無時也或發于城市或發于村落他處安然無有

是知氣之所着無方也疫氣者亦雜氣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氣故爲病頗重因名之厲氣雖有多寡不同然無歲不有至于瓜瓤温疾瘧温緩者朝發夕死急者頃刻而亡此在諸疫之最重者幸而幾百年來罕有之證不可以常疫並論也至于發頤咽痛目赤痲疹之類其時村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者雖不與衆人等然考其證甚合某年某處衆人所患之病纖悉相同治法無異此卽當年之雜氣但目今所鍾不厚所患者希少耳此又不可以衆人無有斷爲非雜氣

大風麻疠風名異實同腸風者下血気毒者瘰癧也疔瘡不可謂疫気皆因食毒辭気所致也

也況雜氣爲病最多然舉世皆誤認爲六氣假如誤認爲風者如大麻風鶴膝風歷節痛風老人中風腸風厲風癎風之類槩用風藥未嘗一效實非風也皆雜氣爲病耳至又誤認爲火者如疔瘡發背癰疽毒氣毒（溫疫）流注流火丹毒與夫發癍瘡疹之類以爲痛痒瘡瘍皆屬心火投芩連梔柏未嘗一效實非火也亦雜氣之所爲耳至于誤認爲暑者如霍亂吐瀉瘧痢暴注腹痛絞腸沙之類皆誤認爲暑因作暑證治之未嘗一效與暑何與焉至于一切雜證無因而生者並皆雜氣所

凱按諸當作雜

成。從古未聞者何耶。蓋因諸氣來而不知。感而不覺。惟向風寒暑濕所見之氣求之。是舍無聲無臭不睹不聞之氣。推察既錯認病原。未免誤投他藥。尤易所謂。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也。劉河間作原病式。蓋祖五運六氣百病皆原于風寒暑濕燥火。是無出此六氣爲病。實不知雜氣爲病。更多于六氣爲病者百倍。不知六氣有限。現在可測。雜氣無窮。茫然不可測也。專務六氣。不言雜氣。爲能包括天下之病歟。

論氣盛衰

其年疫氣盛行。所患皆重。最能傳染。即童輩皆知言其爲疫。至於微疫。似覺無有。蓋毒氣所鍾有厚薄也。其年疫氣衰少。里閭所患者。不過幾人。且不能傳染。時師皆以傷寒爲名。不知者固不言疫。知者亦不便言疫。然則何以知其爲疫。蓋脉證與盛行之年所患之證。纖悉相同。至于用藥取效。毫無差別。是以知溫疫四時皆有。常年不斷。但有多寡輕重耳。

疫氣不行之年。微疫轉有。衆人皆以感冒爲名。實不知爲疫也。設用發散之劑。雖不合病。然亦無大害。疫

自愈實非藥也即不藥亦自愈至有稍重者悞於發散其害尚淺若誤用補劑及寒涼反成痼疾不可不辨

論氣所傷不同

所謂雜氣者雖曰天地之氣實由方土之氣也蓋其氣從地而起有是氣則有是病譬如所言天地生萬物然亦由方土之產也但植物藉雨露而滋生動物藉飲食而頤養蓋先有是氣然後有是物推而廣之有無限之氣因有無限之物也但二五之精未免生

尅制化是以萬物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損損者制也故萬物各有所制如猫制鼠如鼠制象之類既知以物制物即知以氣制物矣以氣制物者蟹得霧則死蚤得霧則枯之類此有形之氣動植之物皆爲所制也至于無形之氣偏中于動物者如牛温羊温鷄温鴨温豈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鷄病而鴨不病人病而禽獸不病究其所傷不同因其氣各異也知其氣各異故謂之雜氣夫物者氣之化也氣者物之變也氣即是物物即是氣知氣可以制物

則知物之可以制氣矣。夫物之可以制氣者。藥物也。如蜒蚰解蜈蚣之毒。貓肉治鼠瘺之潰。此受物之氣以爲病。是以物之氣制物之氣。猶或可測。至于受無形雜氣爲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惟其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決之。嗟乎。即三法且不能盡善。況能知物乎。能知以物制氣。一病只有一藥之到病已。不煩君臣佐使。品味加減之勞矣。

蚘厥

疫邪傳裏。胃熱如沸。蚘動不安。下既不通。必反於上。

蜒蚰（テームシ）ナルヲ總名蝸牛（ラゝ）ト蚰蜒（ナメクジ）トヲ

蚘厥。以胃熱爲蚘厥。聖劑宗錄精論蚘虫也。以胃熱爲蚘厥者。大柴胡湯主之。唇紅或嘔。蚘著脈洪大也。

蚘因嘔出。此常事也。但治其胃。蚘厥自愈。每見醫家妄引經論（傷寒論）。以爲臟寒蚘上入膈。其人當吐蚘。又云。胃中冷必吐蚘之句。便用烏梅圓。或理中安蚘湯。方中乃細辛附子乾薑桂枝川椒。皆辛熱之品。投之如火上添油。殊不知疫證表裏上下皆熱。始終從無寒證者。不思現前事理。徒記紙上文辭。以爲依經傍註。坦然用之無疑。因此誤人甚衆。

呃逆

胃氣逆則爲呃。吳中稱爲冷呃。以冷爲名。遂指爲

胃寒不知寒熱皆令呃逆且不以本證相參專執俗
語爲寒遂投丁茱薑桂誤人不少此與執辭害義者
尤爲不典

治法各從其本證而消息之如見白虎證則投白虎
見承氣證則投承氣膈間疫閉則宜導痰如果胃寒
丁香柿蒂散宜之不若四逆湯功効殊捷要之但治
本證呃自止其他可以類推矣

似表非表似裏非裏

時疫初起邪氣盤踞于中表裏阻隔裏氣滯而爲悶

表氣滯而爲頭疼身痛因見頭疼身痛往往誤認爲
傷寒表證因用麻黃桂枝香蘇葛根敗毒九味羌活
之類此皆發散之劑強求其汗妄耗津液經氣先虛
邪氣不損依然發熱更有邪氣傳裏表氣不能通于
內必壅于外每至午後潮熱熱甚則頭脹痛熱退即
已此豈表實者耶以上似表誤爲表證妄投升散之
劑經氣愈實火氣上升頭疼轉甚須下之裏氣一通
經氣降而頭疼立止若果感冒頭疼無時不痛爲可
辨也且有別證相參不可一途而取若汗若下後脈

靜身涼。渾身肢節。反加痛甚。一如被杖。一如墜傷。少動則痛苦號呼。此經氣虛。營衛行澁也。三四日內。經氣漸回。其痛漸止。雖不藥必自愈。設妄引經論。以爲風濕相搏。一身盡痛。不可轉側。遂投疎風勝濕之劑。身痛反劇。以此誤人甚衆。

傷寒傳胃。卽便潮熱譫語。下之無辭。今時疫初起。便作潮熱。熱甚亦能譫語。誤認爲裏證。妄用承氣。是爲誅伐無辜。不知伏邪附近於胃。邪未入腑。亦能潮熱。午後熱甚。亦能譫語。不待胃實而後能也。假令常瘧熱甚。亦作譫語。癉瘧不惡寒。但作潮熱。此豈胃實者耶。以上似裏證。誤投承氣。裏氣先虛。及邪陷胃。轉見胸腹脹滿。煩渴益甚。病家見勢危篤。以致更醫更見下藥病甚。乃指大黃爲砒毒。或投瀉心。或投柴胡。枳桔留邪在胃。變證日增。神脫氣盡而死。向則不應下。而反下之。今則應下而反失下。益因表裏不明。用藥前後失序之誤。

論食

時疫有首尾能食者。此邪不傳胃。切不可絕其飲食。

但不宜過食耳。有愈後數日。微渴微熱。不思食者。此微邪在胃。正氣衰弱。强與之即爲食復。有下後一日便思食。食之有味當與之。先與米飲一小杯。加至茶甌。漸進稀粥。不可盡意。飢則再與。如忽加吞酸反覺無味。乃胃氣傷也。當停穀一日。胃氣復。復思食也。仍如漸進法。有愈後十數日。脉靜身凉。表裏俱和。但不思食者。此中氣不甦。當與粥飲迎之。得穀後即思食覺飢。久而不思食者。一法以人參一錢煎湯與之。少嗅胃氣。忽覺思食。餘勿服。

論飲

煩渴思飲。酌(酙度)量與之。若引飲過多。自覺水停心下。名曰飲。宜四苓散。最妙。如大渴思飲冰水及冷飲。無論四時。皆可量與蓋內熱之極。得冷飲相救甚宜。能飲一升。止與半升。寧使少頃再飲。至于梨汁藕汁蔗漿(ヤトウ)西瓜。皆可備不時之需。如不欲飲冷。當易百滾湯與之。乃至不思飲。則知胃和矣。

四苓散

茯苓二錢 澤瀉一錢 猪苓一錢 陳皮一錢

苓豚蓋畜形似豚蓋改曰猪苓

取長流水煎服古方有五苓散用桂枝者以太陽中風表證未罷併入膀胱用四苓以利小便加桂枝以解表邪爲雙解散即如少陽併干胃以大柴胡通表裏而治之今人但見小便不利便用桂枝何異聾者之聽宮商胃本無病故用白术以健中今不用白术者疫邪傳胃而渴白术性壅恐以實填實也加陳皮者和中利氣也

損復

邪之傷人也始而傷氣繼而傷血繼而傷肉繼而傷筋繼而傷骨邪毒既退始而復氣繼而復血繼而復肉繼而復筋繼而復骨以柔脆者易損亦易復也

天傾西北地陷東南故男先傷右女先傷左及其復也男先復左女先復右以素虧者易損以素實者易復也

嚴正甫正年三十時疫後脉證俱平飲食漸進忽然肢體浮腫別無所苦此即氣復也蓋大病後血未成衛氣暴復血乃氣之依歸氣無所依故爲浮腫嗣後飲食漸加浮腫漸消若誤投行氣利水藥則謬矣

張德甫年二十患噤口痢晝夜無度肢體僅有支骨痢雖減毫不進穀以人參一錢煎湯入口不一時身忽浮腫如吹氣毬自後飲食漸進浮腫漸消腫間已有肌肉矣

若大病後三焦受傷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肢體浮腫此水氣也與氣復懸絶宜金匱腎氣丸及腎氣煎若誤用行氣利水藥必劇凡水氣足冷肢體常重氣復足不冷肢體常輕爲異

余桂玉正年四十時疫後四肢脫力竟若癱瘓數日後右手始能動又三日左手方動又俞桂岡子室所患皆然

標本

諸竅乃人身之戶牖也邪自竅而入未有不由竅而出經曰未入於府者可汗而已已入於府者可下而已麻徵君復增汗吐下三法總是導引其邪打從門戶而出可爲治法之大綱舍此皆治標云爾今時疫首尾一於爲熱獨不言清熱者是知因邪而發熱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熱而熱自已夫邪之與熱猶形影

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獨存者若以黃連解毒湯責連瀉心湯純乎類聚寒凉專務清熱既無汗吐下之能焉能使邪從竅而出是忘其本徒治其標何異於小兒捕影

行邪伏邪之別

凡邪所客有行邪有伏邪故治法有難有易取効有遲有速假令行邪者如正傷寒始自太陽或傳陽明或傳少陽或自三陽入胃如行人經由某地本無根蒂因其漂浮之勢病形雖重若果在經一汗而解若

其得昌一下而愈藥到便能獲効先伏而後行者所謂溫疫之邪伏於膜原（膜原）如烏栖巢如獸藏穴營衛所不關藥石所不及至其發也邪毒漸張內侵於府外淫於經營衛受傷諸證漸顯然後可得而治之方其浸淫之際邪毒尚在膜原此時但可疎利使伏邪易出邪毒既離膜原乃觀其變或出表或入裏然後可導邪而去邪盡方愈初發之時毒勢漸張莫之能禦其時不惟不能卽瘳其疾而病證日惟加重病家見證反增卽欲更醫醫家不解亦自驚疑竟不知先時

感受邪甚則病甚。邪微則病微。病之輕重。非關於醫。人之生死。全賴藥石。故諺有云。傷寒莫治頭。勞怯莫治尾。若果正傷寒。初受於肌表。不過在經之浮邪。一汗卽解。何難治之有。不知蓋指溫疫而言也。所以疫邪方張之際。勢不可遏。但使邪毒速離膜原。便是治法全在後段工夫。識得表裏虛實。更詳輕重緩急。投劑不致差謬。如是可以萬舉萬全。卽使感受之最重者。按法治之。必無殞命之理。若夫久病枯極。酒色耗竭者。耄風燭。前之此等已是天眞幾絕。更加溫疫。自是難支。又不可同日而語矣。

應下諸證

舌白胎漸變黃胎

邪在膜原。舌上白胎。邪在胃家。舌上黃胎。胎老變爲沉香色也。白胎未可下。黃胎宜下。

舌黑胎

邪毒在胃。薰騰於上。而生黑胎。有黃胎老而變焦黑者。有津液潤澤。作軟黑胎者。舌上乾燥。作硬黑胎者。下後二三日。黑皮自脫。又有一種舌俱黑而

無胎。此經（有些）氣非下證也。雖振多見此。陰證亦有此。

並非下證。下後裏證去。舌尚黑者。胎皮未脫也。不可再下。務在有下證方可下。舌上無胎。況無下證。誤下舌反見離離黑色者。危。急當補之。

舌苦刺

熱傷津液。此疫毒之最重者。急當下。老人微疫無下證。舌上乾燥。易生胎刺。用生脉散。生津潤燥。苦刺自去。

舌裂

日久失下。血液枯極。多有此證。又熱結傍流。日久不治。在下則津液消亡。在上則邪火毒熾。亦有此證。急下之。裂自滿。

舌短　舌硬　舌卷

皆邪氣勝眞氣虧。急下之。邪毒去眞氣回。舌自舒。

白砂胎（凱按砂恐砌之誤下同）

舌上白胎。乾硬如砂皮。一名水晶胎。乃自白胎之時。津液乾燥。邪雖入胃。不能變黃。宜急下之。

白胎潤澤者。邪在膜原也。邪微胎亦微。邪氣盛。胎

如積粉滿布。其舌猶未可下。久而胎色不變。別有下證。服三消飲。次早舌卽變黃。唇燥裂　唇焦色　唇口皮起　口臭　鼻孔如烟煤

胃家熱。多有此證。固當下。唇口皮起。仍用別證互較。鼻孔煤黑。疫毒在胃。下之無辭。

口燥渴

更有下證者。宜下之。下後邪去胃和。渴自滅。若服花粉門冬。知母。冀其生津止渴。殊謬。若大汗。脉長洪而渴。未可下。宜白虎湯。汗更出。身凉渴止。

目赤　咽乾　氣噴如火　小便赤黑涓滴作痛　小便極臭　揚手躑足　脉沉而數

皆爲內熱之極。下之無辭。

潮熱

邪在胃。有此證。宜下。然又有不可下者。詳載似裏非裏。熱入血室。神虛譫語。三條之下。

善太息

胃家實。呼吸不利。胸膈痞悶。每欲引氣下行。故然。

心下滿以下至心下脹痛之諸症皆可下之症帶数疾之脉不可下捨症取脉加減貞氏主之

頭脹痛雖似于表症於此証胃気不和下降故也傷寒論曰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大承気湯主之有之全文下虛上実之証有之可下

心下滿　心下高起如堰　心下痛　腹脹滿　腹痛按之愈痛　心下脹痛

以上皆胃家邪實內結氣閉宜下之氣通則已

頭脹痛

胃家實氣不下降下之頭痛立止若初起頭痛別無下證未可下

小便閉

大便不通氣結不舒大便行小便立解誤服行氣利水藥無益

大便閉　轉屎氣極臭

更有下證下之無辭有血液枯竭者無表裏證爲虛燥宜蜜煎導及膽導

大腸膨閉

其人平日大便不實設遇疫邪傳裏但蒸作極臭狀如粘膠至死不結但愈蒸愈粘愈粘愈閉以致胃氣不能下行疫毒無路而出不下即死但得粘協熱下利　熱結傍流膨一去下證自除而愈

並宜下。詳見大便條下。

四逆　脉厥　體厥

並屬氣閉。陽氣鬱內。不能四布於外。胃家實也。宜下之。下後反見此證者。爲虛脫。宜補。

發狂

胃家實。陽氣盛也。宜下之。有虛煩似狂。有因欲汗作狂。並詳見本條。忌下。

應補諸證

向謂傷寒無補法者。蓋傷寒時疫。均是客邪。然傷于

發狂白斥之証亦有津液枯竭熱蒸裏之所致也

然之下又之字可作却本日者用補劑之昆此云元氣者胃氣也

寒者。不過風寒。乃天地之正氣。尚嫌其填實而不可補。今感疫氣者。乃天地之毒氣。補之則壅裹其毒。邪火愈熾。是以誤補之爲害尤甚于傷寒。此言其常也。及言其變。然又有應補者。或日久失下。形神幾脫。或久病先虧。或先受大勞。或老人枯竭。皆當補瀉兼施。設獨行而增虛證者。宜急峻補。（虛證散在諸篇。此不再贅。）補之虛證稍退。切忌再補。（詳見前虛後實。）補後虛證不退。及加變證者危。下後虛證不見。忌用補劑。本日不見。乃臆度其虛。輒用補劑。法所大忌。凡用補劑。本日不見佳處。即非應補。蓋人參爲益

主張生創也琴不調者改張絃之義

元氣之極品。開胃氣之神丹。下咽之後。其効立見。若用參之後。元氣不回。胃氣不轉者。勿謂人參之功不捷。蓋因投之不當耳。急宜另作主張。若恣意投之。必加變證。如加而更投之者死。

論陰證世間罕有

傷寒陰陽二證。方書皆以對待言之。凡論陽證。即繼之陰證。讀者以爲陰陽二證。世間均有之病。所以臨診之際。先將陰陽二證。在於胸次。往來惆懊。最易牽入誤揣。甚有不辨脉證。但窺其人。多蓄少艾。或適在妓家。或房事後得病。或病適至行房。醫問及此。便疑爲陰證。殊不知病之將至。雖僧尼寡婦。室女童男。曠夫闈宦。病勢不可遏。與房慾何與焉。即便多蓄少艾。頻宿娼妓。房事後適病。病適至行房。此際偶值病邪發行。膜原氣壅。火鬱未免發熱。到底終是陽證。與陰證何與焉。況又不知陰證實乃世間非常有之證。而陽證似陰者。何日無之。究其所以然者。蓋不論傷寒溫疫。傳入胃家。陽氣內鬱。不能外布。即便四逆。所謂陽厥是也。又曰。厥微熱亦微。厥深熱亦深。其厥深者

又曰指傷寒論厥陰篇也

明末立傷寒科故云

甚至冷過肘膝。脈沉而微。劇則通身氷冷。脈微欲絕。雖有輕重之分。總之爲陽厥。因其觸目皆是。苟不得其要領。於是誤認者良多。況且瘟疫每類傷寒。又不得要領。最易混淆。夫温疫熱病也。從無感寒。陰自何來。一也。治温疫數百人。纔遇二三正傷寒。二也。及治正傷寒數百人。纔遇二三眞陰證。三也。前後統論。苟非歷治多人。焉能一見陰證。豈世間常有之病耶。觀今傷寒科盛行之醫。歷數年間。或者得遇一眞陰證者有之。又何必纔見傷寒便疑陰證。況多温疫。又非傷寒者乎。

論陽證似陰

凡陽厥。手足厥冷。或冷過肘膝。甚至手足指甲皆青黑。劇則遍身氷冷如石。血凝青紫成片。或六脈無力。或脈微欲絕。以上脈證悉見純陰。猶以爲陽證何也。及審内證。氣噴如火。齦爛口臭。煩渴譫語。口燥舌乾。舌胎黄黑。或生芒刺。心腹痞滿。小腹疼痛。小便赤色。涓滴作痛。非大便燥結。即大腸膠閉。非協熱下利。即熱結傍流。以上内三焦悉見陽證。所以爲陽厥也。粗

冷過肘膝六脈沉伏是陽格于内也陽格則血凝不流故指甲青黑
齦爛者齒齦脫也

陰證似陽者今多有之必莫拘之

工不察內多下證。但見表證脉體純陰。誤投温劑。禍不旋踵。

凡陽證似陰者。温疫與正傷寒。通有之。其有陰證似陽者。此係正傷寒家事。在温疫無有此證。故不附載。詳見傷寒實錄

温疫陽證似陰者。始必由膜原。以漸傳裏。先幾日發熱。以後四逆。傷寒陽證似陰者。始必由陽經發熱。脉浮而數。邪氣自外漸次傳裏。裏氣壅閉。脉體方沉。乃至四肢厥逆。蓋非一日矣。其眞陰者。始則惡寒而不

立藏生成論云頭痛頸痛頸疾下虛上實過在足少陰巨陽聲音下重上虛過在足少陽厥陰甚則入腎狗蒙招尤目冥耳大陰陽明欬嗽上氣厥在胃中過在于陽明大陰心煩頭痛在膺中過在于巨陽少陰

○上熱下厥寒此症邪自募原出入傳于少陰故下寒此脉總數故師云此証以附子可據

此云小便清白師云今此証多小便赤澁少陰燥故也心有寒乾舌上燥微喝大熱煩躁心虛譫語等之症似陽症

小便清白。但以小便赤白爲據。以此推之。萬不失一。

舍病治藥

當遇微疫。醫者誤進白虎湯數劑。續得四肢厥逆。脉勢轉劇。更醫謬指爲陰證。投附子湯。病愈此非治病。實治藥也。雖誤認病原。藥則偶中。醫者之庸。病者之福也。蓋病本不藥自愈之證。因連進白虎寒凉慓悍抑

名州云脉勢者病勢之誤

陰證似陽者今多有之宜莫拘之

工不察內多下證。但見表證脈體純陰。誤投溫劑。禍不旋踵。

凡陽證似陰者。溫疫與正傷寒。通有之。其有陰證似陽者。此係正傷寒家事。在溫疫無有此證。故不附載。詳見傷寒實錄

溫疫陽證似陰者。始必由膜原。以漸傳裏。先幾日發熱。以後四逆。傷寒陽證似陰者。始必由陽經發熱。脈浮而數。邪氣自外漸次傳裏。裏氣壅閉。脈體方沉。乃至四肢厥逆。蓋非一日矣。其眞陰者。始則惡寒而不發熱。其脈沉細。當卽四逆。急投附子回陽。二三日失治。卽死。提要辨法。凡陽證似陰。外寒而內必熱。故小便血赤。凡陰證似陽者。格陽之證也。卽寒下少陰熱下寒。故小便清白。但以小便赤白爲據。以此推之。萬不失一。

舍病治藥

嘗遇微疫。醫者誤進白虎湯數劑。續得四肢厥逆。脈勢轉劇。更醫謬指爲陰證。投附子湯病愈。此非治病。實治藥也。雖誤認病原。藥則偶中。醫者之庸。病者之福也。蓋病本不藥自愈之證。因連進白虎寒涼慓悍。抑

捷要法書名未詳陰証似陽者陽格于外也

台州云脈勢者病勢之誤

過胃氣。以致四肢厥逆。疫邪强伏。故病增劇。今投溫劑。胃氣通行。微邪流散故愈。若果直中無陽陰證。誤投白虎一劑。立斃。豈容數劑耶。

舍病治弊

一人感疫。發熱煩渴。思飲氷水。醫者以爲凡病須忌生冷。禁止甚嚴。病者苦索勿與。遂至兩月。火逆。咽喉焦燥。不時烟焰上騰。晝夜不寐。目中見鬼無數。病劇苦甚。自謂但得冷飲一滴下咽。雖死無恨。于是乘隙匍匐竊取井水一盆。置之枕傍。飲一杯。自頓清亮。二杯鬼物潛消。三杯咽喉聲出。四杯筋骨舒暢。飲至六杯。不知盞落枕傍。竟爾熟睡。俄而大汗如雨。衣被濕透。脫然而愈。蓋因其人瘦而多火。素稟陽藏。始則加之以熱。經絡枯燥。既而邪氣傳表。不能作正汗而解。誤投升散。則病轉劇。今得冷飲。表裏和潤。所謂除弊便是興利。自然汗解。宜矣。更有因食因痰因寒劑而致虛陷。疾不愈者。皆當舍病求弊。以此類推。可以應變于無窮矣。

論輕疫誤治每成痼疾

況疑当作而
旧刻無故現二字

今因證候不顯。多有不覺其爲疫也。且人感疫之際。來而不覺。既感不知。最無憑據。又因所感之氣薄。今發時故現證不甚。雖有頭疼身痛。況飲食不絶。力可徒步。又焉得而知其疫也。病人無處追求。每每妄訴病原。醫家不善審察。未免隨情錯認。有如病前適遇小勞。病人不過以此道其根由。醫家不辨是非。便引東垣勞倦傷脾元氣下陷。乃執甘温除大熱之句。隨用補中益氣湯。壅補其邪。轉壅轉熱。轉熱轉瘦。轉瘦轉補。多至危殆。或有婦人患此。適逢産後。醫家便認

凡客邪皆有輕重之分。惟疫邪感受輕者。人所不識。往往誤治而成痼疾。假令患利晝夜無度。水穀不進。人皆知其危利也。其有感之輕者。晝夜雖行四五度。飲食如常。起居如故。人亦知其輕利。未嘗誤以他病治之者。憑有積滯耳。至如温疫感之重者。身熱如火。頭疼身痛。胸腹脹滿。胎刺譫語。斑黄狂躁。人皆知其危疫也。其有感之淺者。微有頭疼身痛。午後稍有潮熱。飲食不甚減。但食後或覺脹滿。或覺惡心。脉微數。如是之疫。最易誤認。即醫家素以傷寒温疫爲大病。

爲陰虛發熱血氣發痛遂投四物湯及地黃丸泥滯其邪遷延日久病邪益固邀徧女科無出滋陰養血屢投不効復更凉血通瘀不知原邪仍在積熱自是不除日漸羸瘠終成癆瘵凡人未免七情勞鬱醫者不知爲疫乃引丹溪五火相扇之說或指爲心火上炎或指爲肝火冲擊乃惟類聚寒凉冀其直折而反凝泣其邪徒傷胃氣疫邪不去瘀熱何清延至骨立而斃或尚有宿病淹纏適逢微疫未免身痛發熱醫家病家同認爲原病加重仍用前藥加減有妨于疫

病益加重至死不覺者如是種種難以盡述聊舉一二推而廣之可以應變于無窮矣

肢體浮腫

時疫潮熱而渴舌黃身痛心下滿悶腹時痛脉數此應下之證也外有通身及面目浮腫喘急不已小便不利此疫兼水腫因三焦壅閉水道不行也但治在疫水腫自已宜小承氣湯向有單腹脹而後疫者治在疫若先年曾患水腫因疫而發者治在疫水腫自愈病人通身浮腫下體益甚臍凸陰囊及陰莖腫大

因下之反加腹滿水氣聚膜中也宜審歷實而用甘遂之可氏至于此有哀

色白小便不利此水腫也繼又身大熱午後益甚煩渴心下滿悶喘急大便不調此又加疫也因下之後脹不除反加腹滿宜承氣加甘遂二分弱人量減益先腫脹續得時疫此水腫兼疫大水在表微疫在裏也故併治之時疫愈後數日先自足浮腫小便不利腫漸至心腹而喘此水氣也宜治在水時疫愈後數日先自足浮腫小便如常雖至通身浮腫而不喘別無所苦此氣復也益血乃氣之依歸夫氣先血而生無所歸依故暫浮腫但靜養節飲食不藥自愈時疫身體羸弱言不足以聽氣不足以息得下證少與承氣下證稍減更與之眩暈欲死益力不勝其久也絕穀期月稍補則心腹滿悶攻不可補不可守之則元氣不鼓餘邪沉匿膜原日惟水飲而已以後心腹忽加腫滿煩寃者向來沉匿之邪方悉分傳於表裏也宜承氣養榮湯一服病已設表腫未除宜微汗之自愈時疫得裏證失下以致面目浮腫及肢體微腫小便自利此表裏氣滯非兼水腫也宜承氣下之裏氣一疎表氣亦順浮腫頓除或見絕穀期月指爲脾

氣復四末溫也疫熱多先燥血液故獨早復無所依

氣不足以息得下證少與承氣下證稍減更與之血液愈燥氣無以所依上升以眩暈也

因下之反加腹滿水氣聚腹中也宜審歷實而用耳遂又可氏至于此有異

色白。小便不利。此水腫也。繼又身大熱。午後益甚。煩渴心下滿悶。喘急大便不調。此又加疫也。因下之。下後脹不除。反加腹滿。宜承氣加甘遂二分。弱人量減。蓋先腫脹。續得時疫。此水腫兼疫。大水在表。微疫在裏也。故併治之。時疫愈後數日。先自足浮腫。小便不利。腫漸至心腹而喘。此水氣也。宜治在水。時疫愈後數日。先自足浮腫。小便如常。雖至遍身浮腫而不喘。別無所苦。此氣復也。蓋血乃氣之依歸。夫氣先血而生。無所歸依。故暫浮腫。但靜養節飲食。不藥自愈。時

台州曰久字疑攻字誤

疫身體羸弱。言不足以聽。氣不足以息。得下證少與承氣。下證稍減。更與之眩暈欲死。蓋力不勝其久也。絕穀期月。稍補則心腹滿悶。攻不可。補不可。守之則元氣不鼓。餘邪沉匿膜原。日惟水飲而已。以後心腹忽加腫滿煩寃者。向來沉匿之邪。方悉分傳於表裏也。宜承氣養榮湯一服病已設表腫未除。宜微汗之自愈。時疫得裏證失下。以致面目浮腫。及肢體微腫小便自利。此表裏氣滯。非兼水腫也。宜承氣下之。裏氣一疎。表氣亦順。浮腫頓除。或見絕穀期月。指爲脾

火通行則名陽氣下交氣常靈之氣在天為風在身為元氣人身常升降之氣也

虛發腫誤補必劇姪娠更多此證治法同前則子毋俱安但當少與愼無過劑共七法

服寒劑反熱

陽氣通行溫養百骸陽氣壅閉鬱而為熱且夫人身之火無處不有無時不在但喜通達耳不論藏府經絡表裏上下血分氣分一有所阻即便發熱是知百病發熱皆由於壅鬱然火鬱又根於氣氣常靈而火不靈火不能自運賴氣為之運所以氣升火亦升氣降火亦降氣行火亦行氣若阻滯而火屈曲惟是屈曲熱斯發矣是氣為火之舟楫也今疫邪透出於膜原氣為之阻時欲到胃是求伸而未能遽達也今投寒劑抑遏胃氣氣益不伸火更屈曲所以反熱也往往服芩連知栢之類病人自覺反熱其間偶有靈變者但言我非黃連證亦不知其何故也切謂醫家終以寒涼清熱熱不能清竟置弗疑服之反熱全然不悟雖至白首終不究心悲夫

惟是屈曲唐說連屬之誤也

是欵伸陽氣欵伸也

旧刻無切謂字(医家)可也

題知一者知醉酒之邪着全一也

知一

邪之着人如飲酒然凡人醉酒脈必洪而數氣高身

虛發腫。誤補必劇。姙娠更多此證。治法同前。則子母俱安。但當少與。愼無過劑。共七法

服寒劑反熱

陽氣通行。溫養百骸。陽氣壅閉。鬱而爲熱。且夫人身之火。無處不有。無時不在。但喜通達耳。不論藏府經絡。表裏上下。血分氣分。一有所阻。即便發熱。是知百病發熱。皆由於壅鬱。然火鬱又根於氣。氣常靈。而火不靈。火不能自運。賴氣爲之運。所以氣升火亦升。氣降火亦降。氣行火亦行。氣若阻滯。而火屈曲。惟是屈曲熱斯發矣。是氣爲火之舟楫也。今疫邪透出於膜原。氣爲之阻。時欲到胃。是求伸而未能遽達也。今投寒劑抑遏胃氣。氣益不伸。火更屈曲。所以反熱也。往往服芩連知栢之類。病人自覺反熱。其間偶有靈變者。但言我非黃連證。亦不知其何故也。切謂醫家終以寒涼清熱。熱不能清。竟置弗疑。服之反熱。全然不悟。雖至白首。終不究心。悲夫。

知一

邪之着人。如飲酒然。凡人醉酒。脉必洪而數。氣高身

舊刻無切譌字可也 醫家

靈樞云凡人胃之厚者醉而汗色劉白

肝脈則筋張故剛強酒氣令手少陰則懦

熱。面目俱赤。乃其常也。及言其變。各有不同。有醉後妄言妄動。醒後全然不知者。有雖沉醉而神思終不亂者。醉後應面赤。而反刮白者。應委弱。而反剛強者。應壯熱。而反惡寒戰慄者。有易醉而易醒者。有難醉而難醒者。有發呼欠及噦噴者。有頭眩眼花及頭痛者。因其氣血虛實之不同。臟腑稟賦之各異。更兼過飲少飲之別。考其情狀。各自不全。至論醉酒。則一也。及醒一時諸態如失。凡人受疫邪。始則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頭疼身痛。舌上白胎。漸加煩渴。乃衆人之常也。及言其變。各有不同。或嘔或吐。或咽喉乾燥。或痰涎甚。或純純發熱。或發熱而兼凜凜。或先凜凜而後發熱。或先一日惡寒。而後發熱。以後即純純發熱。或先惡寒而後發熱。以後漸漸寒少而熱多。以至純熱者。或晝夜發熱者。或但潮熱。餘時稍緩者。有從外解者。或戰汗。或狂汗自汗盜汗。或發斑。有潛消者。有從內傳者。或胸膈痞悶。或心腹脹滿。或心痛腹痛。或胸脇痛。或大便不通。或前後(後大後)隆閉。或協熱下利。或熱結傍流。有黃胎黑胎者。有口燥舌裂者。有舌生芒刺。

自从後純下十字旧刻為是行文

心熱則舌常色無芒刺

筋帶熱長爪血分帶熱脫髮

汗血之榮血有餘之人大宛馬汗血故名汗血

台州先生曰此証未見之雖然為万治實也心安

知可要云云素問之語

舌色紫赤者有鼻孔如烟煤之黑者有發黃及畜血吐血衄血大小便血汗血嗽血齒衄血有發頤疣瘡者有首尾能食者有絕穀一兩月者有無故最善反復者有愈後漸加飲食如舊者有愈後飲食勝常二三倍者有愈後退爪脫髮者至論惡證口禁不能張昏迷不識人足屈不能伸唇口不住牽動手足不住振戰直視圓睜目瞑上視口張聲啞舌強遺尿遺糞項強發痙手足俱痙筋惕肉瞤循衣摸床撮空理線等證種種不同因其氣血虛實之不同臟腑稟賦之有異更兼感重感輕之別考其證候各自不同至論受邪則一也及邪盡一時諸證如失所謂知其一萬事畢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此之謂也

以上止舉一氣因人而變至有歲氣稍有不同者有其年衆人皆從戰汗而解者更有其年衆人皆從自汗而解者此又因氣而變餘證大仝小異皆疫氣也至又雜氣為病一氣自成一病每病各又因人而變統而言之其變不可勝言矣醫者能通其變方為盡

大勞大慾損氣血正氣虧而受邪必易陰少陰故零綫云下虛人必死

真陰內虧則邪氣易陷故素問云冬不藏精春病溫是之謂也正氣不勝于邪者氣不足以息言不足以聽以謂少氣也

正邪爭則腹滿痞塞今正氣不勝所以無腹滿痞塞之謂也正氣陽氣也痞

善

四損不可正治

凡人大勞大慾及大病久病後氣血兩虛陰陽並竭名爲四損當此之際忽又加疫邪氣雖輕並爲難治以正氣先虛邪氣自陷故諺有云傷寒偏死下虛人正謂此也

蓋正氣不勝者氣不足以息言不足以聽或欲言而不能感邪雖重反無脹滿痞塞之證誤用承氣不劇即死以正氣愈損邪氣愈伏也

或云真血不足草称無可也然血出崩漏產後亡血汗々之證可知旨真字者對以下之真陰陽云

清朝之書醫学心悟云腸氣腦下轉氣失氣則快痂之一也

或云者腸風下血之證氣字誤

莊子云真者精誠也真陽者陰中之陽難经以謂腦下腎間之動也水陰而證清所以有陰中陽也

陰疑不化者少陰之氣不通也厥逆又加留白

亦者即上也腎主五液故不足乾枯

真血不足者面色委黃唇口刮白或因吐血崩漏因產後亡血過多或因腸氣藏毒所致感邪雖重目反無陽色誤用承氣速死以營血愈消邪氣益沉匿也

真陽不足者或四肢厥逆或下利清谷肌體惡寒多泄瀉至夜益甚或口鼻冷氣感邪雖重反無發燥渴胎刺等證誤用承氣陽氣愈消陰凝不化邪留而不行輕則漸加委頓重則下咽立斃

真陰不足者自然五液乾枯肌膚甲錯感邪雖重

善。

四損不可正治

凡人大勞大慾。及大病久病後。氣血兩虛。陰陽並竭。名爲四損。當此之際。忽又加疫邪氣。雖輕並爲難治。以正氣先虧。邪氣自陷。故諺有云。傷寒偏死下虛人。正謂此也。

蓋正氣不勝者。氣不足以息。言不足以聽。或欲言而不能。感邪雖重。反無脹滿痞塞之證。誤用承氣。不劇即死。以正氣愈損。邪氣愈伏也。

若眞血不足者。面色委黃。唇口刮白。或因吐血崩漏。或因産後亡血過多。或因腸氣藏毒所致。感邪雖重。面目反無陽色。誤用承氣速死。以營血愈消。邪氣益加沉匿也。

若眞陽不足者。或四肢厥逆。或下利清谷。肌體惡寒。恒多泄瀉。至夜益甚。或口鼻冷氣。感邪雖重。反無發熱燥渴胎刺等證。誤用承氣。陽氣愈消。陰凝不化。邪留而不行。輕則漸加委頓。重則下咽立斃。

若眞陰不足者。自然五液乾枯。肌膚甲錯。感邪雖重。

真陰者心中陰心血也

根者腎也腎主液故不足乾枯

善。

四損不可正治

凡人大勞大慾。及大病久病後。氣血兩虛。陰陽並竭。名爲四損。當此之際。忽又加疫。邪氣雖輕。並爲難治。以正氣先虧。邪氣自陷。故諺有云。傷寒偏死下虛人。正謂此也。

蓋正氣不勝者。氣不足以息。言不足以聽。或欲言而不能。感邪雖重。反無脹滿痞塞之證。誤用承氣。不劇即死。以正氣愈損。邪氣愈伏也。

凱按氣當作風

若眞血不足者。面色委黃。唇口刮白。或因吐血崩漏。或因産後亡血過多。或因腸氣藏毒所致。感邪雖重。面目反無陽色。誤用承氣速死。以營血愈消。邪氣益加沉匿也。

若眞陽不足者。或四肢厥逆。或下利清谷。肌體惡寒。恒多泄瀉。至夜益甚。或口鼻冷氣。感邪雖重。反無發熱燥渴胎刺等證。誤用承氣。陽氣愈消。陰凝不化。邪氣留而不行。輕則漸加委頓。重則下咽立斃。

若眞陰不足者。自然五液乾枯。肌膚甲錯。感邪雖重。

應汗津液已枯

邪氣洪滯不能輸泄于外。調之安心養血參佐養榮也。稍用常法承氣養榮也

偏鵲盧國之人故云老少多真陰陽不足或未滿故血之參四損之者更以老少參之少年遇損或可調治老年遇損多見化原者腎也台州屬陰陽不足人病疫必用加減真氣

應汗無汗。應厥不厥。誤用承氣。病益加重。以津液枯涸。邪氣澀滯。無能輸泄也。凡遇此等。不可以常法正治。當從其損而調之。調之不愈者。稍以常法治之。治之不及者。損之至也。是故一損二損輕者。或可挽回。里者。治之無益。乃至三損四損。雖盧扁亦無所施矣。

勞復 食復 自復

疫邪已退。脉證俱平。但元氣未復。或因梳洗沐浴。或

陷者襄也火襄陷于某經也

靜養者節飲食動作慎無多言妄動故真陰可復

因多言妄動。遂至發熱。前證復起。惟脉不沉實為辨。此為勞復。蓋氣為火之舟楫。今則真氣方長。勞而復折。真氣既虧。火亦不前。如人欲濟舟楫已壞。其可渡乎。是火也。某經氣陷。則火隨陷于某經。陷于經絡。則為表熱。陷于臟腑。則為裏熱。虛甚熱甚。虛微熱微。治法輕則靜養可復。重則大補氣血。候真氣一回。血脉融和。表裏通暢。所陷之火。隨氣輸泄。自然熱退。而前證自除矣。若誤用承氣及寒凉剝削之劑。變證蜂起。卒至殞命。宜服安神養血湯。

應汗無汗。應厥不厥。誤用承氣。病益加重。以津液枯涸。邪氣壅滯。無能輸泄也。凡遇此等。不可以常法正治。當從其損而調之。調之不愈者。稍以常法治之。治之不及者。以枯魄獨存。化源已絕。不復滋生也。

勞復　食復　自復

疫邪已退。脉證俱平。但元氣未復。或因梳洗沐浴。或因多言妄動。遂至發熱。前證復起。惟脉不沉實爲辨。此爲勞復。蓋氣爲火之舟楫。今則眞氣方長。勞而復折。眞氣既虧。火亦不前。如人欲濟舟楫已壞。其可渡乎。是火也。某經氣陷。則火隨陷于某經。陷于經絡。則爲表熱。陷于臟腑。則爲裏熱。虛甚熱甚。虛微熱微。治法輕則靜養可復。重則大補氣血。候眞氣一回。血脉融和。表裏通暢。所陷之火。隨氣輸泄。自然熱退。而前證自除矣。若誤用承氣及寒凉剝削之劑。變證蜂起。卒至殞命。宜服安神養血湯。

陷者裏也火聚陷于某經也

靜養者節飲食動作愼無多言妄動故眞陽可復

若因飲食所傷者或吞酸作噯或心腹滿悶而加熱者此名食復輕則損穀自愈重則消導方愈

若無故自復者以伏邪未盡此名自復當問前得某證所發亦某證稍與前藥以徹其餘邪自然獲愈

安神養血湯

茯神　棗仁　當歸　遠志　桔梗　芍藥
地黃　陳皮　甘草　加圓眼肉水煎服

感冒兼疫

疫邪伏而未發因感冒風寒觸動疫邪相繼而發也

桔梗舟楫之安能使諸甘味直至於各可處台州云解上部之鬱酸棗人養心血能眼肉益氣養脾

由字附下句為句佳也

續頭痛一證与三稍飲佳也

瘧与疫兩邪在于膜原瘧者舌白而無刺此二証為下之溫發之也有可氏之溫瘧者合病也与金匱不同

既有感冒之因由復有風寒之脉證先投發散一汗而解一二日續得頭疼身痛潮熱煩渴不惡寒此風寒去疫邪發也以疫法治之

瘧疫兼證

瘧疾二三發或七八發後忽然晝夜發熱煩渴不惡寒舌生胎刺心腹痞滿飲食不進下證漸具此溫疫著瘧疾隱也以疫法治之

溫疫晝夜純熱心腹痞滿飲食不進下後脈靜身涼或間日或每日時惡寒而後發熱如期者此溫疫解

瘧邪未盡也。以瘧法治之。

温瘧

凡瘧者。寒熱如期而發。餘時脉靜身涼。此常瘧也。以瘧法治之。設傳胃者。必現裏證。名爲温瘧。以疫法治者生。以瘧法治者死。裏證者。下證也。下後裏證除。寒熱獨存者。是温疫減。瘧證在也。瘧邪未去者。宜疎去而瘧勢在者。宜截。瘧勢在而挾虚者。宜補。疎以清脾。飲截以不二飲。補以四君子。方見瘧門。仍恐雜亂。此不附載。

邪去者瘧邪之去也
瘧勢者餘邪之气存也 俗ニゲザシ

凱按下當作十

疫痢兼證

下痢膿血。更加發熱而渴。心腹痞滿。嘔而不食。此疫痢兼證。最爲危急。夫疫者。胃家事也。蓋疫邪傳胃。下常八九。既傳入胃。必從下解。疫邪不能自出。必藉大腸之氣傳送而下。而疫方愈。夫痢者。大腸內事也。大腸既病。失其傳送之職。故正糞不行。純乎下痢膿血而已。所以向來穀食停積在胃。直須大腸邪氣將退。胃氣通行。正糞方能自此而下。今大腸失職。正糞尚自不行。又何能與胃載毒而出。毒既不前。羈留在胃。

喫緊者倍語急也

害者心亡之害

敗壞眞氣。在胃一日。有一日之害。一時有一時之害。
耗氣搏血。神脫氣盡而死。凡遇疫痢兼證者。在痢尤
爲喫緊。疫痢俱急者。宜柴芍順氣湯。誠爲一舉兩得。
柴芍順氣湯　專治下痢頻數。裏急後重。兼舌胎黃。
得疫之裏證者。

柴　枳　芍藥　枳實　厚朴
大黃　生薑煎服。

婦人時疫

婦人傷寒時疫。與男子無二。惟經水適斷適來。及崩
漏產後。與男子稍有不同。夫經水之來。乃諸經血滿。
歸注於血室。下泄爲月水。血室者。一名血海。卽衝任
脈也。爲諸經之總任。經水適來。疫邪不入于胃。乘勢
入于血室。故夜發熱譫語。蓋衛氣晝行于陽。不與陰
爭。故晝則明了。夜行於陰。與邪相搏。故夜則發熱譫
語。至夜止發熱。而不譫語者。亦爲熱入血室。因有輕
重之分。不必拘於譫語也。經曰。無犯胃氣及上二焦。
必自愈。胸膈倂胃無邪。勿以譫語爲胃實而妄攻之。
但熱隨血下。故自愈。若有如結胸狀者。血因邪結也。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云婦人重身毒之有故無殞不殞（類經毒之謂啟利吊次註云上之無殞言毋必全下之無殞言子不死也）

妊者孕之始、娠者七八月之時也、孕者總名也

當刺期門以通其結治之以柴胡湯不若刺者功捷經水適斷血室空虛其邪乘勢傳入邪勝正虧經氣不振不能鼓散其邪爲難治且不從血泄邪氣何由卽解與適來之義有血虛血實之分宜柴胡養榮湯新産後亡血過多衝任空虛與夫素善崩漏經氣久虛皆能受邪與經水適斷全法

妊娠時疫

孕婦時疫設應用三承氣湯須隨證施治切不可過慮愼毋惑於參朮安胎之說病家見用承氣先自驚疑或更左右嘈雜必致醫者掣肘爲子毋大不祥若應下之證反用補劑邪火壅鬱熱毒愈熾胎愈不安轉氣傳血胞胎何賴是以古人有懸鐘之喻梁腐而鐘未有不落者惟用承氣逐去其邪火毒消散炎熇頓爲清涼氣回而胎自固用當此證候反見大黃爲安胎之聖藥歷治歷當子毋俱安若腹痛如錐腰痛如折此時未墮欲墮之候服藥亦無及矣雖投承氣但可愈疾而全毋昧者以爲胎墮必反咎於醫也

或詰余曰孕婦而投承氣設邪未逐先損其胎當如

轉氣傳血一本作耗氣搏血可也

用當此証候用大黃而向此証候也此書也有可氏之一吻如稿故文路或差互或重或脫讀者宜參酌之

此時未墮四字一本作此將墮三字注也

當刺期門以通其結治之以柴胡湯不若刺者功捷
經水適斷血室空虛其邪乘勢傳入邪勝正虧經氣
不振不能鼓散其邪爲難治且不從血泄邪氣何由
卽解與適來之義有血虛血實之分宜柴胡養榮湯
新産後亡血過多衝任空虛與夫素善崩漏經氣久
虛皆能受邪與經水適斷仝法

妊娠時疫

孕婦時疫設應用三承氣湯須隨證施治切不可過
慮愼毋惑於參朮安胎之說病家見用承氣先自驚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云婦人重身毒之有故無殞亦殞 按甲乙經毒之證次註云上之無殞言毋以全下之無殞言子不死也

妊者孕之始娠者七八月之時也孕者總名也

轉氣傳血一本作耗氣搏血可也

此時未墮四字一本作此將墮三字作此

疑或更左右嘈雜必致嚬者掣肘爲子毋犬不祥若
應下之證反用補劑邪火壅鬱熱毒愈熾胎愈不安
轉氣傳血胞胎何賴是以古人有懸鐘之喻梁腐而
鐘未有不落者惟用承氣逐去其邪火毒消散炎熇
頓爲清涼氣回而胎自固用當此證候反見大黃爲
安胎之聖藥歷治歷當子毋俱安若腹痛如錐腰痛
如折此時未墮欲墮之候服藥亦無及矣雖投承氣
但可愈疾而全毋昧者以爲胎墮必反咎於醫也
或詰余曰孕婦而投承氣設邪未逐先損其胎當如

素問五常政大論云大毒治病十去六七小毒治病十去七八無毒治病十去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詩云大毒小毒偏易之性和平為偶小毒之性減大毒之性一等加小毒之性一等而偏易可知無毒之菜性雖和平久而多之則氣有偏勝故攻之但毒其治病十衰六七（四損詳見前應補條後）必死（四損詳見前應補條後）未脫直舉其概也

少兒傷寒時疫諸書未陳之故今有吳氏逐之幼科集成載之甚悉（見論后附說）

擔旧訓作鉛仿也

吐瀉驚疳併諸襁證在傷寒時疫甚畧之一也古人稱幼科為啞科不能盡罄所苦以告師師又安能悉乎問切之義所以但知其身熱不知其頭疼身痛也但知不思乳食心胸膨脹疑其內傷乳食安知其疫邪傳胃也但見嘔吐惡心口渴下利以小兒吐瀉為此何服致思為時疫

角弓反張必延幼科正合渠平日學習見聞之證是

少兒悪心者必舌自出故知之嬌怯嬌者放也言心氣易驚日也

上吊

證下是字一本作因

擔旧剌作鉛仔也

凡按四損別有目不見應補條後

之何。余曰結糞瘀熱。腸胃間事也。胎附於脊。腸胃之外。子宮內事也。藥先到胃。瘀熱纔通。胎氣便得舒養。是以興利除害於頃刻之間。何慮之有。但毒藥治病。衰去七八。餘邪自愈。愼勿過劑耳。

凡孕娠時疫。萬一有四損者。不可正治。當從其損而調之。產後同法。非其損而誤補必死。四損詳見前應補諸證條後

小兒時疫。小兒血胃家實舌不黃黑及生刺唯色白胎滑耳偶有黃黑者然而不到生刺

凡小兒感冒風寒瘧痢等證。人所易知。一染時疫。人所難窺。所以擔誤者良多。何也。蓋由幼科專於痘疹吐瀉驚疳併諸襍證。在傷寒時疫甚畧之一也。古人稱幼科爲啞科。不能盡罄所苦。以告師。師又安能悉乎問切之義。所以但知其身熱。不知其頭疼身痛也。但知不思乳食。心胸膨脹。疑其內傷乳食。安知其疫邪傳胃也。但見嘔吐惡心。口渴下利。以小兒吐瀉爲常事。又安知其協熱下痢也。凡此何暇致思爲時疫二也。小兒神氣嬌怯。筋骨柔脆。一染時疫。延挨失治。發痙。十指鉤曲。甚則日學習見聞之證。是

抱龍丸出于幼〻集成、安神丸見于四春

一本無大人可之可字

多誤認爲慢驚風遂投抱龍丸安神丸竭盡驚風之劑轉治轉劇因見不啼不語又將神門眷心亂灸艾火雖微內攻甚急兩陽相搏如火加油紅爐添炭死者不可勝記深爲痛憫今凡遇疫毒流行大人可染小兒豈獨不可染耶但所受之邪則一因其氣血筋骨柔脆故所現之證爲異耳務宜求邪以治故用藥與大人彷彿凡五六歲以上者藥當減半二三歲徃來者四分之一可也又腸胃柔脆少有差誤爲禍更速臨證尤宜加愼

小兒太極丸

天竺黃五錢　膽星五錢　大黃三錢　麝香三分

氷片三分　僵蠶三錢

右爲細末端午日午時修合糯米飯杵爲丸如芡實大硃砂爲衣凡遇疫證姜湯化下一丸神効

主客交

凡人向有他病厄羸或久瘧或內傷瘀血或吐血便血咳血男子遺精白濁精氣枯涸女人崩漏帶下血枯經閉之類以致肌肉消爍邪火獨存故脉近於數

主客交向有他病今又加之也交於渾

此云邪火後之与三邪火不同此所言爲病之一也後所言疫批此也

抱龍丸出于幼〻集成安神丸見于四卷

一本無大人可之可字

多誤認爲慢驚風。遂投抱龍丸安神丸。竭盡驚風之劑。轉治轉劇。因見不啼不語。又將神門眷心亂灸。艾火雖微。內攻甚急。兩陽相搏。如火加油。紅爐添炭。死者不可勝記。深爲痛憫。今凡遇疫毒流行。大人可染。小兒豈獨不可染耶。但所受之邪則一。因其氣血筋骨柔脆。故所現之證爲異耳。務宜求邪以治。故用藥與大人彷彿。凡五六歲以上者。藥當減半。二三歲往來者。四分之一可也。又腸胃柔脆。少有差誤。爲禍更速。臨證尤宜加愼。

小兒太極丸

天竺黃五錢　膽星五錢　大黃三錢　麝香三分

氷片三分　僵蠶三錢

右爲細末。端午日午時修合。糯米飯杵爲丸。如芡實大。硃砂爲衣。凡遇疫證。姜湯化下一丸。神効。

主客交

凡人向有他病厄羸。或久瘧。或內傷瘀血。或吐血便血咳血。男子遺精白濁。精氣枯涸。女人崩漏帶下。血枯經閉之類。以致肌肉消爍。邪火獨存。故脉近於數

也。此際稍感疫氣。醫家病家。見其穀食暴絕。更加胸
膈痞悶。身疼發熱。徹夜不寐。指爲原病加重。誤以絕
穀爲脾虛。以身痛爲血虛。以不寐爲神虛。遂投參朮
歸地茯神棗仁之類。愈進愈危。知者稍以疫法治之。
發熱減半。不時得醒。穀食稍進。但數脉不去。肢體時
疼。胸脇錐痛。過期不愈。醫以雜藥頻試。補之則邪火
愈熾。瀉之則損脾壞胃。滋之則膠邪愈固。散之則經
絡益虛。疎之則精氣愈耗。守之則日消近死。蓋但知
其伏邪已潰。表裏分傳。裏證雖除。不知正氣衰微。不
能托出表。邪留而不去。因與血脉合而爲一。結爲瘧
疾也。肢體時疼者。邪與榮氣搏也。脉數身熱不去者。
邪火並鬱也。脇下錐痛者。火邪結于膜膈也。過期不
愈者。凡疫邪交卸。近在一七。遠在二七。甚至三七。過
此不愈者。因非其治。不爲壞證。卽爲痼疾也。夫痼疾
者。所謂客邪膠固於血脉。主客交渾。最難得解。且愈
久益固。治法當乘其大肉未消。眞元未敗。急用三甲
散。多有得生者。更附加減法。隨其平素而調之。

三甲散

大黃者臀也

一本非任失

卸司夜切說文云舍車解馬也增韻云脫衣解甲曰卸舟人出載亦曰卸

救脉不退血虛故也

医公雜志頻試者公知邪之所在也○滋之六成湯泻之承氣湯散之人參敗毒散或桂麻之類陳之枳橘厚朴守之節飲食饑飽也

也。此際稍感疫氣。醫家病家。見其穀食暴絕。更加胸膈痞悶。身疼發熱。徹夜不寐。指爲原病加重。誤以絕穀爲脾虛。以身痛爲血虛。以不寐爲神虛。遂投參朮歸地茯神棗仁之類。愈進愈危。知者稍以疫法治之。發熱減半。不時得醒。穀食稍進。但數脉不去。肢體時疼。胸脇錐痛。過期不愈。醫以雜藥頻試。補之則邪火愈熾。瀉之則損脾壞胃。滋之則膠邪愈固。散之則經絡益虛。疎之則精氣愈耗。守之則日消近死。蓋但知其伏邪已潰。表裏分傳。裏證雖除。不知正氣衰微。不能托出表。邪留而不去。因與血脉合而爲一。結爲痼疾也。肢體時疼者。邪與榮氣搏也。脉數身熱不去者。邪火並鬱也。脇下錐痛者。火邪結于膜膈也。過期不愈者。凡疫邪交卸。近在一七。遠在二七。甚至三七。過此不愈者。因非其治。不爲壞證。即爲痼疾也。夫痼疾者。所謂客邪膠固於血脉。主客交渾。最難得解。且愈久益固。治法當乘其大肉未消。眞元未敗。急用三甲散。多有得生者。更附加減法。隨其平素而調之。

三甲散

大閉者。臀也

一本非作失

敯甲能解热结　龜甲解下焦热山龜也　川山甲外之
血分而解热　蟬退解厥陰之热除血分之風热　僵蠶
四经脉化上焦疾　牡蛎解疾凝结　廣虫虫蛀破血退堅
与飯芍茶養栄血　甘中和中焦

老瘧
瘧瘧但热而不寒少氣煩冤宇定热常数
牛膝　何首烏二品全好或瘧日弱者二味九蒸
九曬而用
瓜蒌霜盛演食搗之而曬則色到白呼为名霜也

九曬若素有鬱痰者加貝母一錢有老痰者加瓜
蒌霜五分善嘔者勿用若咽乾作痒者加花粉知
母各五分若素燥嗽者加杏仁搗爛一錢五分若
素有内傷瘀血者倍蠶蟲如無蠶蟲以乾漆炒烟
盡爲度研末五分及桃仁搗爛一錢代之服後病
減半勿服當盡調理法

調理法
凡人胃氣強盛可飢可飽若久病之後胃氣薄弱最
忌穀食如薪合水谷之
多火盛薪斷而餘焰猶存縱令薪尽續火亦易然
○本事方云曾如竈腎如薪5条章之意合
續字経驗四種作後作也

鱉甲　川山甲　土炒黃爲末各一錢　龜甲　並用酥炙黃爲末各一錢　如無酥各以醋炙代之　僵蠶　白硬者切生用五分　牡礪　煅爲末五分　蟬退　洗淨炙乾五分　蜚蠊　三個乾者劈碎鮮者搗爛和酒少許取汁入湯藥同服其渣入諸藥同煎　白芍藥　酒炒七分　當歸　五分　甘草　三分　水二鍾煎八分。瀝渣溫服。若素有老痰。或癉瘧者。加牛膝一錢。何首烏一錢。胃弱欲作瀉者。宜九蒸九曬。若素有鬱痰者。加貝母一錢。有老痰者。加瓜蔞霜五分。善嘔者勿用。若咽乾作痒者。加花粉知母各五分。若素燥嗽者。加杏仁搗爛一錢五分。若素有內傷瘀血者。倍蜚蟲。如無蜚蟲。以乾漆炒烟盡爲度。研末五分。及桃仁搗爛一錢代之。服後病減半勿服。當盡調理法。

調理法

凡人胃氣強盛。可飢可飽。若久病之後。胃氣薄弱。最難調理。蓋胃體如竈。胃氣如火。穀食如薪。合水谷之精微。升散爲血脉者如焰。其糟粕下轉爲糞者如燼。是以竈大則薪多火盛。薪斷而餘焰猶存。雖薪從續

一本正字作止穩也

胃元傷反不思食一傷也不思而反照前之思食時強与之雖食胃二傷也故云傷也又傷故素問熱論云食下者宜

一本無若氣之若字

而火亦燃若些小鐺鍋正宜薪數莖稍多則壅滅稍斷則火絕死灰而求復燃不亦難乎若夫大病之後蓋客邪新去胃口方開幾微之氣所以多與早與遲與皆不可也宜先與粥飲次糊飲次糜粥次要飲食尤當循序漸進毋先後其時當設爐火晝夜勿令斷絕以備不時之用設卽其間緩則胃元絕也

而弗化弗化則傷之又傷不為食復者當如初進法若更多與及粘硬之物胃氣壅甚必脹滿難支若氣

按谷穀音通下皆放之

九傳証驗四種作十傳

絕谷存乃致反復顛倒形神俱脫而死矣

統論疫有九傳治法

夫疫之傳有九然亦不出乎表裏之間而已矣所謂九傳者病人各得其一非謂一病而有九傳也蓋溫疫之來邪自口鼻而入感于膜原伏而未發者不知不覺已發之後漸加發熱脉洪而數此衆人相同宜達原飲疎之繼而邪氣一離膜原察其傳變衆人不同者以其表裏各異耳有但表而不裏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表而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有表裏分傳

一本正字作止穩也

一本無若氣之若字

而火亦燃。若些小鐺鍋。正宜薪數莖。稍多則壅滅。稍斷則火絶。死灰而求復燃。不亦難乎。若夫大病之後。蓋客邪新去。胃口方開。幾微之氣。所以多與早與遲與。皆不可也。宜先與粥飲。次糊飲。次糜粥。次要飲食。尤當循序漸進。毋先後其時。當設爐火。晝夜勿令斷絶。以備不時之用。思穀即與。稍緩則胃飢如灼。再緩則胃氣傷。反不思食矣。既不思食。若照前與之。雖食而弗化。弗化則傷之又傷。不爲食復者。當如初進法。若更多與及粘硬之物。胃氣壅甚。必脹滿難支。若氣

按谷穀音通下皆放之

九傳注驗四種作十傳

絶谷存。乃致反復顛倒。形神俱脫而死矣。（胃元絶也）

統論疫有九傳治法

夫疫之傳有九。然亦不出乎表裏之間而已矣。所謂九傳者。病人各得其一。非謂一病而有九傳也。蓋溫疫之來。邪自口鼻而入。感于膜原。伏而未發者。不知不覺。已發之後。漸加發熱。脉洪而數。此衆人相同。宜達原飲疎之。繼而邪氣一離膜原。察其傳變。衆人不同者。以其表裏各異耳。有但表而不裏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表而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有表裏分傳

有表勝于裏者有裏勝于表者是二証也題九傳者非也書曰十傳而奸宄

尋杖摘葉一曰謂不治可本治可標也

于表者有先表而後裏者有先裏而後表者凡此九傳其去病一也醫者不知九傳之法不知邪之所在如盲者之不任杖聾者之聽宮商無音可求無路可適未免當汗不汗當下不下或顛倒誤用或尋枝摘葉但治其證不治其邪同歸于誤一也

所言但表而不裏者其證頭疼身痛發熱而復凜凜內無胸滿腹脹等證谷食不絕不煩不渴此邪氣外傳由肌表而出或自斑消或從汗解斑者有斑疹桃花斑紫雲斑汗者有自汗盜汗狂汗戰汗之異此病氣之使然不必較論但求得斑得汗爲愈疾耳凡自外傳者爲順勿藥亦能自愈間有汗出不徹而熱不退者宜白虎湯斑出不透而熱不退者宜舉斑湯有斑汗並行而愈者若斑出不透汗出不徹而熱不除者宜白虎合舉斑湯

如前法者謂白虎舉斑也

間有表而再表者所發未盡膜原而有隱伏之邪或二三日後四五日後依前發熱脈洪而數及其解也斑者仍斑汗者仍汗而愈未愈者仍如前法治之然

亦希有至于三表者更希有也

若但裏而不表者外無頭疼身痛而後亦無三斑四汗惟胸膈痞悶欲吐不吐雖得少吐而不快此邪傳裏之上者宜瓜蒂散吐之邪從其減邪盡病已若邪傳裏之中下者心腹脹滿不嘔不吐或燥結便閉或熱結傍流或協熱下利或大腸膠閉並宜承氣輩導去其邪邪滅病滅邪盡病已上中下皆病者不可吐吐之爲逆但宜承氣導之則在上之邪順流而下嘔吐立止脹滿漸除

膜原詮邪与向來所謂于肌肉之邪今从東垣元氣論乘勢力尽走于表也不能達表向者鬱于肌肉之邪乘勢盡發于肌有裏而再裏者愈後二三日或四五日依前之證復發在上者仍吐之在下者仍下之再裏者常事甚有三裏者希有也雖有上中下之分皆爲裏證

若表裏分傳者始則邪氣伏于膜原膜原者即半表半裏也此傳法以邪氣平分半入于裏則現裏證半出于表則現表證此疫家之常事然表裏俱病內外壅閉既不得汗而復不得下此不可汗強求其汗必不可得宜承氣先通其裏裏邪去則裏氣通

新渡本治之作知之

師云膜原有已發之邪未尽三消飲或半胡清燥白虎湯升陽散火必莫膠柱

表証多而裏証少連原飲加大黄之裏證多而表証少三消飲

復下復汗如前而愈此亦常事至有三發者亦希有也

若表勝于裏者膜原伏邪發時傳表之邪多傳裏之邪少何以治之表證多而裏證少當治其表裏證兼之若裏證多而表證少者但治其裏表證自愈

凱按吐當作汗

表矣或斑或吐蓋隨其性而升泄之也諸證悉去既無表裏證而熱不退者膜原尚有已發之邪未盡也

升提發泄

經症者頭痛身疼惡寒是三陽証也故云三陽加方

凱按邪症句當作邪膜原

本神曰石膏味辛甘不穀蓋有發散之理故謂乎

飲有經證者當用三陽加法經證不顯但發熱者不用加法繼而脉洪大而數自汗而渴邪證亦原未能出表耳宜白虎湯辛涼解散邪從汗解脉靜身涼而愈愈後二三日後或四五日後依前發熱宜達原飲至後反加胸滿腹脹不思谷食煩渴舌上胎刺等證加大黄微利之久而不去在上者宜瓜蒂散吐之如在下者宜承氣湯導之若先裏而後表者始則發熱漸加裏證下之裏證除

凡今作知與吳氏之意不同詳但石膏味辛甘不穀蓋有發散之理故謂乎

邪入胸膈蓋表胸膈蓋裏

右生姜故乎

在上在下從膜須候心下痞滿者邪在胃上口也水穀之邊鞕滿者邪在下即胃實之証也

吳氏所謂表証

按此証非白虎証蓋之可氏之活驗

按至後當作日後再按至後字在下順衍則作至後可也

二三日內復發熱反加頭疼身痛（津液爛故）脉浮者宜白虎湯（陽明肌肉之病邪進傳陽明上腸故頭痛）若下後熱減不甚三四日後精神不慧（也設漫於內故）脉浮者宜白虎湯汗之服湯後不得汗者因精液涸竭也加人參覆卧（杯宜）則汗解此近表裏分傳之證不在此例（指九傳）（表裡分傳証之例生津液）大汗下後一身疼是邪依于汗出經氣枯燥所致也故名非表証去繼而一身盡痛身如被杖甚則不可反側周身骨寒而痛非表證也經氣漸回身痛自愈

凡疫邪再表再裏或再表裏分傳者醫家不解反責病家不善調理以致反復病家不解每責醫家用藥有誤致病復起彼此歸咎胥失之矣殊不知病勢之所當然蓋氣性如此一者不可爲二二者不可爲一絶非醫家病家之過也但得病者向賴精神完固雖再三反復隨復隨治隨治隨愈

閒有延挨失治或治之不得其法日久不除精神耗竭嗣後更醫投藥固當現在之邪扶去因而得効殊不知膜原尚有伏邪在一二日內前證復起反加循衣摸床神思昏憒目中不了了等證且脉起漸委大凶之兆也譬如行人日間趲行未晚投宿何等從容今

胥者相也言氣性邪之氣性也

日間者（作午）午以前也趲走散也（凱按起氣之訛）

況字一本作既

況字一本作既

疒音奴厄反又音疾

則日間遶道日暮途長急難及矣病家不咎于前醫擔誤時日反咎于後醫況生之而又殺之良可歎也當此之際攻之則元氣幾微是求速死補之則邪火益熾精氣枯燥守之則正不勝邪必無生理矣

正名

傷寒論曰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温病後人省文加疒爲瘟即温也如病證之證後人省文作証嗣後省言加疒爲症又如滯下古人爲下利膿血蓋以瀉爲下利後人加疒爲痢要之古無瘟痢症三字皆後人之自爲變易耳不可因易其文以温瘟爲兩病各指受病之原乃指冬之伏寒至春至夏發爲温熱又以非節之暖爲瘟疫果爾又當異證異脉不然臨治之際何以知受病之不同也設使脉病不同病原各異又當另立方論治法然則脉證治法又何立哉所謂枝節愈繁而正意愈亂學者未免有多岐之惑矣夫温者熱之始熱者温之終温熱首尾一體故又爲熱病即温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門合戶如徭役之役衆人均等之謂也今省文作疫又爲時疫

況字一本作既

則日間造道日暮途長急難及矣病家不咎于前醫擔誤時日反咎于後醫況生之而又殺之良可歎也當此之際攻之則元氣幾微是求速死補之則邪火益熾精氣枯燥守之則正不勝邪必無生理矣

正名

傷寒論曰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温病後人省文加疒爲瘟即温也如病證之證後人省文作証嗣後省言加疒爲症又如滯下古人爲下利膿血蓋以瀉爲下利後人加疒爲痢要之古無瘟痢症三字皆後人之自爲變易耳不可因易其文以温瘟爲兩病各指受病之原乃指冬之伏寒至春至夏發爲温熱又以非節之暖爲瘟疫果爾又當異證異脉不然踈治之際何以知受病之不同也設使脉病不同病原各異又當另立方論治法然則脉證治法又何立哉所謂枝節愈繁而正意愈亂學者未免有多岐之惑矣夫温者熱之始熱者温之終温熱首尾一體故又爲熱病即温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門合戶如徭役之役衆人均等之謂也今省文作疫又加疒爲疫又爲時疫

燕國冀州也
他書名溫疫論者溫病溫疫不可遺也

時氣者因其感時行戾氣所發也因其惡厲又爲之
疫[illegible]有得汗而解故燕冀名爲汗病此外又有風
傷寒例及諸家所議凡有關于温疫其中多有若誤
者仍恐致惑于來學悉采以正焉

傷寒例正誤

陰陽大論云春氣温和夏氣暑熱秋氣清凉冬氣冷
冽此則四時正氣之序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
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其傷於四
時之氣皆能爲病以傷寒爲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
氣也中而即病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
膚至春變爲温病至夏變爲暑病暑病者熱極重於
温也

成註内經曰先夏至爲温病後夏至爲暑病温暑之
病本於傷寒而得之

正誤按十二經絡與夫奇經八脉無非營衛氣血
週布一身而營養百骸是以天眞元氣無往不在

天眞元氣者所謂腎間之動也

不在則痲木不仁。造化之機。無刻不運。不進則顛倒仆絕。然風寒暑濕之邪。與吾身之營衛。勢不兩立。一有所干。疾苦作矣。苟或不除。不危即斃。上文所言。冬時嚴寒所傷。中而即病者。爲傷寒。不即病者。至春變爲温病。至夏變爲暑病。然風寒所傷。輕則感冒。重則傷寒。即感冒一證。風寒所傷之最輕者。尚爾頭疼身痛。四肢拘急。鼻塞聲重。痰嗽喘急。惡寒發熱。當即爲病。不能容隱。今冬時嚴寒所傷。非細事也。反能藏伏。過時而發者耶。更問何等中而即病。何等中而不即病。何等中而即病者。頭痛如破。身痛如杖。惡寒項强。發熱如炙。或喘或嘔。甚則發痙。六脉疾數。煩躁不寧。至後傳變不可勝言。愴悴失治。乃致傷生。何等中而不即病者。感則一毫不覺。既而延至春夏。當其巳中之後。未發之前。飲食起居如常。神色聲氣纖毫不異。其巳發之證勢不減于傷寒。況風寒所傷。未有不由肌表而入。所傷皆同營衛。所感均係風寒。一者何其懞懵中而不覺藏而不知。一者何其靈異感而即發。發而

一本無發而根偏四字可也

根屬同源而異流。天壤之隔。豈無說耶。既無其說。則知溫熱之原。非風寒所中矣。且言寒毒藏于肌膚之間。肌爲肌表。膚爲皮之淺者。其間一毫一竅。無非營衛經行所攝之地。卽感冒些小風寒。尚不能稽留。當卽爲病。何況受嚴寒殺厲之氣。且感于皮膚最淺之處。反能容隱者耶。以此推之。必無是事矣。凡治客邪大法。要在表裏分明。所謂未入於府者。邪在裏也。可汗而已。既入於府者。邪在裏也。可下而已。果係寒毒藏于肌膚。雖過時而發。邪氣猶然在表。治法不無發散。邪從汗解。後世治溫熱病者。若執肌膚在表之邪。一投發散。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

凡病先有病因。方有病證。因證相參。然後有病名。稽之以脈。而後可以言治。假令傷寒中暑。各以病邪而立名。今熱病以病證而立名。上文所言暑病。反不若言熱病者。尚可模糊。若以暑病爲名。暑爲病邪。非感盛夏之暑。不可以言暑病。若言暑病。乃是香薷飲之證。彼此豈可相混。凡客病感邪之

重則病甚其熱亦甚感邪之輕則病輕其熱亦微
熱之微甚存乎感邪之輕重也二三月及八九月
其時亦有病重大熱不止失治而死者五六月亦
有病輕熱微不藥而愈者凡温病四時皆有但仲
夏感者多春秋次之冬時又次之但可以時令分
病之多寡不可以時令分熱之輕重也
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熱病者皆因冬時觸寒所
致非時行之氣也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反大寒夏
時應熱而反大凉秋時應凉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
反大温此非其時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
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
然氣候亦有應至而不至或有至而太過者或未應
至而至者皆成病氣也
正誤春温夏熱秋凉冬寒乃四時之常因風雨陰
晴稍爲損益假令春應暖而反多寒其時必多雨
秋應凉而熱不去者此際必多晴夫陰晴旱潦之
不測寒暑損益安可以爲拘此天地四時之常事
未必爲疫夫疫者感天地之戾氣也戾氣者非寒

交錯之氣者春夏秋冬之交過不及之氣也夫非凉亦非四時交錯之氣乃天地別有一種戾氣多見于兵荒之歲間歲亦有之但不甚耳上文所言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爲時行之氣雖不言疫疫之意寓是矣蓋緣不知戾氣爲交錯之氣而爲疫殊不知四時之氣雖損益于其間及其所感之病終不離其本源假令正二月應溫偶因風雨交集天氣不能溫暖而多春寒所感之病輕則爲感冒重則爲傷寒原從感冒傷寒法治之但春寒之氣終不若冬時嚴寒殺厲之氣爲重投劑不無有輕重之分此卽應至而不至至而不去二事也又如八九月適多風雨偶有暴寒之氣先至所感之病大約與春寒彷彿深秋之寒終不若冬時殺厲之氣爲重此卽未應至而至卽冬時嚴寒倍常是爲至而太過所感亦不過卽病之傷寒耳假令夏時多風雨炎威少息爲至而不及時多亢旱爛石流金爲至而太過太過則病甚不及則病微至于傷暑一也其病與四時正氣之序何異耶治法無出于香薷飲而已

夫四氣者陰陽二氣之離合也日北極為升南極為降乃冬至夏至也氣乃二氣之離合也二氣即一氣離者陰陽離也合者陰陽合也乃秋分春分也

其冬時有非節之暖名曰冬溫

正誤此即未應至而至也按冬傷于寒至春變為溫病今又以冬時非節之暖為冬溫一感于冬寒一病兩名寒溫懸絶然則脉證治法可以

一感于冬溫一病兩名寒溫懸絶然則脉證治法

離離則氣亢氣亢則致病亢氣者冬之大寒夏之大暑也將升不升將降不降為陰陽合合則氣和氣和則不致病和氣者即春之溫暖秋之清涼也

是以陰極而陽氣來和為溫暖陽極而陰氣來和為清涼斯有既濟之道焉易曰一陰一陽為之道偏陰偏陽為之疾得其道未有反致其疾者若夫春寒秋熱為冬夏之偏氣倘有觸冒之者固可以為疾亦無出于感寒傷暑未可以言疫若夏涼冬暖轉得春秋之和氣豈有因其和而反致疾者所以但見傷寒中暑未嘗見傷溫和而中清涼也溫暖清涼未必為病又烏可以言疫

從春分以後至秋分節天有暴寒者此皆時行寒疫

既濟者水火互濟之道也

也。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爲寒所折。病熱猶輕。五六月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爲重。七八月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微。此則反見夏時感寒爲重。冬時感寒爲輕。前後矛盾。于理大違。又春夏秋三時。偶有暴寒所着。與冬時感冒相同。治法無二。但可名感冒。不當另立寒疫之名。若又以疫爲名。殊類畫蛇添足。

正誤按四時皆有暴寒。但冬時感嚴寒殺厲之氣。名傷寒。爲病最重。其餘三時寒微。爲病亦微。又以三時較之。盛夏偶有些小風寒所感之病更微矣。此則以感寒之重。病亦重而熱亦重。感寒之輕。病亦輕而熱亦輕。是重于冬。而畧于三時。至夏而又畧之。此必然之理也。上文所言。三四月陽氣尚弱。爲寒所折。病熱猶輕。五六月以其時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爲重。七八月其時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微。由是言之。在冬時陽氣潛藏。爲寒所折。病熱更微。此則反見夏時感寒爲重。冬時感寒爲輕。前後矛盾。于理大違。又春夏秋三時。偶有暴寒所着。與冬時感冒相同。治法無二。但可名感冒。不當另立寒疫之名。若又以疫爲名。殊類畫蛇添足。

雲岐子金人張璧之号也著
医学新説保命備急論叙
和百問、

諸家溫疫正誤

雲岐子　傷寒汗下不愈過經。其證尚在而不除者。亦爲温疫病也。　如太陽證。汗下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浮者。太陽温病也。　如身熱目痛不眠。汗下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長者。陽明温病也。　如胸脇脹滿。汗下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弦者。少陽温病也。　如腹滿咽乾。診得尺寸俱沉細。過經不愈者。太陰温病也。　如口燥舌乾而渴。診得尺寸俱沉細。過經不愈者。少陰温病也。　如煩滿囊縮。診得尺寸俱微緩。

温毒傷寒有陽毒陰毒至温疫有斑血今之熱隨之出何得謂温毒

傷寒傳經之次叙如此所言者面經也非過經蓋邪自手經七日或六日始受邪于太陽經七日後次第而傳過十餘日是過經也或至陽明少陽而經七日不盡太陽而反之傳其

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爲傳經盡七日復作

太陽爲過經雲岐子所言傷寒過經不愈者便指

爲温病竟不知傷寒温病自是兩途未有始傷寒

而終變爲温病者若果温病自内達外何有傳經

若能傳經即是傷寒而非温病明矣

汪云　愚謂温與熱有輕重之分故仲景云若遇温

氣則爲温病此處和之言更遇温熱氣即爲温毒熱
比温尤重故也　但冬傷於寒至春而發不感異氣
名曰温病此病之稍輕者也温病未已更遇温氣變
爲温病此病之稍重者也　傷寒例以再遇温氣名
曰温疫　又有不因冬傷於寒至春而病温者此特
感春温之氣可名春温如冬之傷寒秋之傷濕夏之
中暑相同也按陰陽大論四時正氣之序春温夏暑
秋凉冬寒今特感春温之氣可名春温
若感秋凉之氣可名秋凉病矣春温可以爲温病秋
凉獨不可爲凉病乎以凉病似覺難言勉以濕證搪
塞既知秋凉病有碍反而思之則知春温病殊爲謬妄矣以此觀之是春之温病

有三種不同有冬傷於寒至春變爲温病者有温病
未已再遇温氣而爲温病者有不因冬傷于寒不因更遇温氣只於春時
感春温之氣而病者若此三者皆可名爲温病不必
各立名色只要知其病原之不同也
正誤凡病各有病因如傷寒自覺觸冒風寒如傷
食自覺飲食過度各有所責至於温病乃伏邪所
發多有安居靜養別無他故倏焉而病詢其所以
然之故無處尋思況求感受之際且自不覺故立

斷喪指冬不藏精之結也

論者或言冬時非節之暖或言春之温氣或言傷寒過經不解或言冬時伏寒至春夏乃發按冬傷於寒春必病温此亦漢人所撰但言斷喪致病不言精喪致病即使寓意邪氣乘虚實不因邪致病即使寓意邪氣乘虚最是切當然又有童男室女以無漏之體富貴享逸以幽閒之志在疫亦未能免事有不可執滯又見冬時之温病與春夏之温病證相同治法無異據云冬時即病爲傷寒今發於冬時應作正傷寒且又實是温病既是温病當發於春夏而何又發於冬時思之至此不能無疑乃

不思者豈不思乎也

當于肅殺之令權施仁政之氣也

覺前人所論難憑務求其所以然之故既不可言傷寒又不可言伏寒即得以冬時非節之暖牽合而爲病原不思嚴寒酷暑因其鋒利人所易犯故爲病最重至於温暖乃天地中和之氣萬物得之而融和當其肅殺之令權施仁政而反蒙其害者竊嘗較之冬時未嘗温暖亦有温病或遇隆冬暫時温暖雖有温病感温之由亦無確據既不過猜疑之說烏足以爲定論又言感三春當令之温氣爲温病夫春時

斷喪指冬不藏精之證也

論者或言冬時非節之暖或言春之温氣或言傷寒過經不解或言冬時伏寒至春夏乃發按冬傷於寒春必病温此亦漢人所撰但言斷喪致病不言因邪致病即使寓意邪氣乘虛實不叔和又以述傷寒例益順文之誤　或指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因邪氣乘虛最是切當然又有童男言何氣使然夫邪氣以無漏之體富貴享逸以幽閒之志在疫亦室女以無漏之體富貴享逸以幽閒之志在疫亦未能免事有不可執滯又見冬時之温病與春夏之温症證相同治法無異據云冬時即病爲傷寒今發於冬時應作正傷寒且又實是温病既是温病當發於春夏而何又發於冬時思之至此不能無疑乃不思者豈不思乎也

覺前人所論難憑務求其所以然之故既不可言傷寒又不可言伏寒即得以冬時非節之暖牽合而爲病原不思嚴寒酷暑因其鋒利人所易犯故爲病最重至於温暖乃天地中和之氣萬物得之而發育焉

政未有因其仁政而反蒙其害者竊嘗較之冬時未嘗温暖亦有温病或遇隆冬暫時温暖雖有温病感温之由亦無確據既不過猜疑之說烏足以爲定論又言感三春當令之温氣爲温病夫春時

支離於分散
医字上乙下字疑於字誤

自應温病。責之尤其無謂。或言温病後感温氣而爲温病。正如頭上安頭。或言傷寒汗下過經不愈者。爲温病。則又指鹿爲馬。活人又以夏應暑而寒氣折之。責邪在心爲夏温。秋應凉而大熱折之。責邪在肺爲秋温。轉屬支離。陶氏又以秋感温氣而爲秋温。明是雜證。叙温者絡繹。議論者各別。言愈繁雜而本源愈失。使學者反增亡羊之感。與醫道何補。

活人書云。夏月發熱惡寒。頭疼身體肢節痛重。其脉洪盛者。熱也。冬傷於寒。因暑氣而發爲熱病。治熱病與傷寒同。有汗宜桂枝湯。無汗宜麻黄湯。如煩躁宜大青龍湯。然夏月藥性須帶凉。不可太温。桂枝麻黄大青龍。須用加減。夏至前桂枝加黄芩。夏至後桂枝麻黄大青龍。加知母石膏。或加升麻葛根。桂枝麻黄性熱。地暖處非西北之比。夏月服之。必有發黄斑出之失。熱病三日外與前湯不瘥。脉勢仍數。邪氣猶在經絡。未入藏府者。桂枝石膏湯主之。此方夏至後代桂枝證用。非加麻黄。麻黄可代麻黄青龍湯證也。芳三月至

一本無專字旨可據二字

旧刻無王履二字

夏爲時發傷寒梔子升麻湯亦暫用之王宇泰
一堉應舉南下時方盛暑傷寒一太學生新讀仲景
書自謂知醫投以桂枝麻黃雖加凉藥終
日外與前湯不
二湯隆冬正傷寒之藥施之
於温病不可況于熱病乎
正誤按活人以温熱病用桂枝麻黃雖加凉藥終
未免發散之誤不危幸也豈止三日外與前湯不
瘥脉勢仍數而已哉至此尚然不悟爲半裏之熱
且言邪氣猶在經絡仍用桂枝石膏湯至死無悔
王宇泰及王履非之甚當是以不用麻黃桂枝賢
於活人遠矣究竟不識温熱之源是以不知用藥

耳

春温　活人書曰春應温而清氣折之責邪在肝或
身熱頭疼目眩嘔吐長幼率相似升麻葛根湯解肌
湯四時通用敗毒散　陶氏曰交春後至夏至前不
惡寒而渴者爲温病用辛凉之藥微解肌不可大發
汗急證現者用寒凉之藥急攻之不可誤汗誤下當
須識此表證不與正傷寒同法裏證治法同
夏温　活人書曰夏應暑而寒氣折之責邪在心或
身熱頭疼復滿自利長幼率相似理中湯附子湯半

夏桂枝湯。陶氏曰。交夏至。有頭疼發熱。不惡寒而渴。此名温病。愈加熱者。爲熱病。止用辛凉之藥解肌。不宜大汗。裏證見者。急攻下。表證不與正傷寒同法。裏證治法同。

秋温　活人書曰。秋應凉而大熱折之。責邪在肺。濕熱相搏。民病咳嗽。金沸草散。白虎加蒼朮湯。病痺腰黄。茵陳五苓散。陶氏曰。交秋至霜降前。有頭疼發熱。不惡寒。身體痛。小便短者。名濕病。亦用辛凉之藥加疎利以解肌。亦不宜汗。裏證見者。宜攻下。表證不與正傷寒同法。

冬温　活人書曰。冬應寒而反大温折之。責邪在腎。宜萎蕤湯。丹溪曰。冬温爲病。非其時有其氣者。冬時嚴寒。君子當閉藏。而反發泄於外。專用補藥。帶表邪正誤。按西北高厚之地。風高氣燥。濕證希有。南方卑濕之地。更遇久雨淋漓。時有感濕者。在天地或時久雨。或旱蓋非時令所拘。故傷濕之證。隨時有之。不待交秋而後能也。推節菴之意。以至春爲温病。至夏爲熱病。至秋似不可復言温熱。然至

凱按凡當作活

秋冬之不免溫病。只得勉以濕證抵搪。只濕熱雜證。更不可借此混淆。惟其不知溫病四時皆有。故說到冬時。遂付之不言。宇泰因見陶氏不言。乃引丹溪述非其時有其氣。以補冬溫之缺。然則冬時交錯之氣。又不可以爲冬溫也。凡人但言四時之溫。蓋不知溫之源。故春責清氣。夏責寒氣。秋責熱氣冬責溫氣。殊不知清溫寒熱。總非溫病之源。復以四時專令之藏而受傷。不但膠柱鼓瑟。且又罪及無辜矣。

溫疫方論卷之下終